



# 重新发现左宝贵

□ 任宇波 李常松



1984年11月10日，平邑县文物站展开对县城古建筑遗迹遗物的调查。在兴水路南、利民街西三村一大队烧饼房内，工作人员李常松靠着多年从事文物考古练就的“火眼金睛”，发现该房内做烧饼用的面板有些不同寻常。这块不寻常的面板由此掀开了对清末民族英雄左宝贵的重新认识。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平壤保卫战中，作为清军高级将领战死的第一人，平邑人左宝贵多为国人铭记。但对他生前的仕出致用，如在洋务与慈善等方面的作为则少迹可寻，近年来发现的一些新史料，为重新发现和认识左宝贵，提供了新的历史佐证。

## 一块“面板”的失而复得

据烧饼店店主讲，面板原是平邑清真寺内器物，但具体在寺内何处，做什么用，不得而知。待将面板抬出房外仔细观察，李常松发现这竟是平邑清真寺内的左宝贵题匾。只因正面长期朝下，匾上凸起的文字因砖石磨擦受到一定磨损，加之烟熏火燎，木匾已面目全非。

李常松遂向店主说，这木匾是珍贵文物，根据国家文物政策，应上缴文物部门妥为保管。店主十分爽快，当即答应，并找来地排车将木匾送至县文物站。

重新修整后，木匾露出了“真身”。此匾写于1892年，长208厘米，宽73厘米，厚5厘米，正面上书“天方正教”四个正楷贴金大字，落款是“光绪拾捌年岁次壬辰叁月谷旦”，“钦命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简放提督、广东高州镇总兵、总理奉天营务翼长、总

统奉军马步等营，銜色巴图鲁左宝贵敬立”。

1985年春，应广大穆民要求，平邑县文物站将左宝贵题词匾送还平邑清真寺。平邑穆民十分高兴，将其修整一新，敲锣打鼓重新悬挂于平邑清真寺大殿上方正中。

左宝贵与平邑县地方清真寺有极深的渊源。该寺初创年代已不可考，寺中有碑刻称“创自远年”，“重建于道光庚戌之岁”（即1850年），是目前仅知的一个确切时间。此后同治年间，左宝贵捐资修建了清真寺了水房，光绪八年(1882年)再捐资重修了寺门，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出资重修南北讲堂。1894年清真寺功竣，形成今天的规模，也就在这一年，左宝贵战死平壤。

## 办洋务：一个关外大员的49封信

同在1984年8月，众多新发现的左宝贵相关文物中，《左宝贵书信集》为印证其参与洋务运动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填补了史料的不足。

该册书信征集于民间，收来往信件共49封，计12000余字。全集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内容区别较大。前半部主要是为中秋节、端午节以及清政府赏赐左宝贵时亲朋好友写给他的贺信。后半部则向世人展示了他在兴修铁路，开采矿石，振兴文教，装备新式军队等方面的事功，而这些方面都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

编号第39号的信，是左宝贵的仁兄达春向他汇报有关关外铁路勘测、购地进度、人员使用等情况。1890年，清政府拟将津榆铁路(天津至山海关)向东北延展，时称关外铁路。当时

李鸿章为关外铁路督办，聘美国人金达为总工程师。左宝贵作为统兵大员驻守的奉天(今沈阳)为关外铁路必经之地，他在铁路勘测、土地丈量征用、工程施工等各方面积极参与、配合，并派出部队给予保护。

此信涉及的修筑关外铁路事宜较多。从人员看，信中提到的参加铁路勘测施工的美人除总工程师金达外，还有技师鲍德、林德、墨海三人。中方参与此事的人员除左宝贵、达春外，还有翻译刘赞棠、帮办齐树敬、观察李少卿、赉佐领首刘丕朝、购地委员曾兆鸿、候选教谕王金寿等十数人。从任用王金寿报左宝贵批准再核发薪金看，左宝贵在修筑关外铁路奉天省路段时是负责一定事务的。因铁路勘测等一切都唯洋匠、大人之命是从，工程进度非常缓慢。

编号44号的信，主要讲述左宝贵部下傅廷臣向其汇报开采金矿情况。左公对采矿非常重视，曾参与奉天省的古山子、热水、金厂、沟梁、格力各等多处矿产开采，并投入巨资独立建矿或入股办矿提炼黄金后按股分红，选派得力部将负责矿务局事务，搜罗“历办湘省厘金局务”的王声骏等一批懂技术的专业人才，并且使用机器，参用洋法生产。

左宝贵开采金矿收益很大，黄金“出产日见起色”。以其与他人合股开办的格力各金矿为例，按其部下主持该金矿事务的傅廷臣写给左宝贵的信，该矿自“开办起日出金二三两，刻已(傅给左写信时)日出20余两”。即使该矿以后日开采黄金数量不再增加，保持日出20余两，每月产量就达600余两，全年高达7200余两。该矿总投资白银30000两，分30股，其中左宝贵投资15000两，合15股，占股金的一半，全年分红数量相当可观。左宝贵开办矿业的目的很明确，用傅廷臣信中的话说，就是“募兵筹饷”。

左宝贵一生戎马倥偬，从军39年，长期的战争实践和亲眼目睹中国边境危急，口岸开放，使他较早认识到当时旧式中国军队，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尚可应付，而抵抗外国侵略者军舰大炮的进攻则无能为力。为改变落后状况，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左宝贵对所属部队的武器装备、人员挑选训练、组织纪律等始终非常重视，采取了许多具体可行的“强兵”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作为奉军将领，左宝贵将大部军费和采金收入用于购置当时世界上先进的13响毛瑟枪和速射炮，对军队严格训练。他本人“与兵勇同甘苦”，“每临敌，辄衣士卒衣，身先犯阵，部下有伤战死者，皆以私财赏其家属”。不仅治军严肃，而且“重文士，爱材勇，有奇技异能者辄罗致麾下，功不吝赏，罪不私刑，士乐为用”，所以他所率领的军队不像清政府其他军队那样怯弱腐败，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按左宝贵一位做医生的英国朋友所说，“他已尽他所知去训练他的军队，尽他所能去充实军队的设备，而且士卒也非常忠心，愿为他效死。”这一切，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得到了验证。

## 振兴文教：贵不忘本，富而好施

左宝贵一生多行善举，不仅关注穆斯林事业发展，还热心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稷流所、字纸局等地方公益事业。至今，地方镇清真寺仍有碑文称颂左公，“从来天下事非诚清高不欲为，非有力焉亦决不能为。当今之世，诚于好义而力足有为者，其惟吾左冠廷军门乎？”又曰：“惟其为人也，贵不忘本，富而好施”。

《左宝贵书信集》中还有一封尹锡崧写给左宝贵的信。尹锡崧是一位教书先生，左宝贵对他非常器重，亲自写信安排其到左倡办的营口乔营官处义学任教。乔营官接左信后，虽当时答应，但一段时间后尚未落实，尹等待不及，写信给左宝贵请他再次催办。尹在信中称左宝贵“基本振兴文教之至”，此话虽有所夸张，但基本是可信的。

## 壮烈殉国：

## 若辈惜死可自去

左宝贵(1837-1894)，字冠廷，回族，山东费城县地方镇(今属平邑县)人，清末著名民族英雄。幼年家贫，父母早丧，孤无所依，长期寄居淮安河下，后背井离乡，摆摊补鞋。1856年入伍，投清军江南大营。从军39年，其间先后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因作战勇敢，被逐步提升为建威将军、记名提督、广东高州镇总兵，并“恩赐头品顶戴，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给銜色巴图鲁勇号，成为清朝政府的高级将领。

1894年是个多事之秋。

正月，慈禧太后60岁大寿。从紫禁城的西华山到西郊的颐和园，沿途四十余里，大兴土木，扎彩坊，搭戏台、乐亭，穷奢极欲。左宝贵也因老佛爷寿典，被“赏戴双眼花翎”，这是他生前所受的最后一次赏赐。

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调派卫汝贵统率的盛军十三营、马玉昆的毅军四营、左宝贵的奉军六营、丰绅阿的奉天盛军六营开往朝鲜，即所谓“四大军”，与叶志超、聂士成所率部队，共35营，约2万余人，在8月底聚齐于平壤。

9月15日，日军发动了对平壤的总攻击。在清军统帅大营内，统帅叶志超竟主张不战而退出平壤，诸将听了面面相觑，依违参半，只有左宝贵力言：“奉命东征，份当为国宣力，力即不及，义不可挠。”坚决主张凭坚固守城固守。副统帅与统帅的立场针锋相对，让叶志超有点下不来台。

宝贵接着慷慨陈词：“敌人悬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令其只轮不返，不敢再窥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岁靡金钱数百万，正为今日耳。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大丈夫建立业功，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不逮计也。”他恳切希望叶志超“同心合力，共济时艰”。对那些主张撤退的军官，他情绪激昂，“怒发上冲，须眉皆竖”，愤然斥责：“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矣！”

当日拂晓，日军向清军堡垒进攻。日军“知宝贵不死，平壤不可得”，便集中兵力专攻左宝贵营。

当时，左宝贵率奉军三营驻平壤城北山顶，守卫玄武门、牡丹台及城外堡垒。牡丹台为平壤战役中的制高点，受日军炮火攻击非常猛烈，最终，牡丹台因清军不支而陷落。这时左宝贵正在玄武门上督战，见牡丹台落入敌手，知势不可挽，志在必死。往日行军打仗，他都穿士卒号衣，行进在前。这时，他遵照穆斯林教规，沐浴后，身穿御赐衣冠翎顶和黄马褂，登城督战。部下劝他摘下头上翎顶，脱去黄马褂，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坚定地回答：“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觐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他亲自点燃大炮，先后发炮弹36颗。忽一颗炮弹飞来，将城上大炮击毁，弹片穿透他的肋下，登时血流如注，壮烈牺牲。平壤陷落后，左忠壮士尸骨无存，清军将士冒着炮火硝烟，只觅得他的一领血衣和一只朝靴，从平壤护送回淮安。

《清史稿》论曰：中东之战，陆军皆遁，宝贵独死平壤；海军皆降，世昌独死东沟。中外传其壮节，将其与邓世昌并称“双忠”。

## ■ 兵学奥秘

## 将勇者胜

□ 吴名岗

打仗是件玩命的事，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战争开打，从士兵到元帅都有战死的危险，只有不怕死，才能战胜敌人。

赵奢，是个不怕死的将才。公元前269年，秦国进攻韩国，围困了韩国的阙阨(今山西和顺县)，直接威胁到赵国的安全。赵王召廉颇问阙阨可救否？廉颇说：“道远险狭，难救。”另一名将军乐乘也曰不可。问赵奢，他说：“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王令赵奢为将，率军救阙阨。

赵奢离国都邯郸30里就安营扎寨，28天后，还在加强营寨建设。秦国间谍探后，报给了秦将，秦将认为赵奢不会真救阙阨。就在秦军走后，赵奢立即下令急行军两天一夜到达离阙阨15里的地方扎营，令秦将措手不及。这是赵奢用孙子的“用而示之不用”之计，先乱了秦将的方寸。后听部下许历之计，抢先占领附近的北山，“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赵奢以其勇敢和智慧，解了阙阨之围。

赵奢子赵括自少年时与父学习兵法，自以为天下人没有能胜过自己的。但赵奢认为儿子并不真懂军事，对妻子说，如果赵国一定用儿子为将，“破赵军者必括也。”原因是：“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打仗是玩命的事，赵括说起来却很容易。

公元前260年，赵与秦相拒于长平。廉颇率军御秦，秦军多次击败赵军，廉颇坚壁不出。赵王怒廉颇多次失败，要用赵括代替廉颇。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说：赵奢为将的时候，大王所赏赐的钱财都分给部下，“受命之日，不问家事”，现在儿子赵括刚接到任命，军吏没有敢仰视他的，王所赐给的玉帛都藏在家中，每天都想着购买田园。他这样的人不可为将。”赵王不听，终令赵括代廉颇。

赵括到任后，改变了军队的约束和一些纪律规定，新任命了一批军官。秦将白起率二万五千奇兵把赵军截断，另有五千骑兵阻绝赵军营垒，断其粮道。赵军一分为二，前后完全失去了联系。“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到了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未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赵括组织精锐部队出击，“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这就是著名的长平之战。

赵括先是贪小利而出动四十万大军吞秦国“饵兵”，铸成大错，接着又“筑壁坚守，以待救至”四十余日。使赵军失去了殊死自救的机会，一个月半月之后，赵军饥饿欲死无力突围，导致了赵军的彻底失败。

赵括的失败，不仅因为他贪图小利，纸上谈兵，更重要的是贪生怕死。“筑壁坚守，以待救至”，是赵括贪生怕死的铁证。

## ■ 群贤毕至

## 三思而后行的季文子

□ 宋建华

苍山县境内，素有“鲁南小泰山”之称的文峰山前半坡上，有两棵并立的枝繁叶茂的银杏树。树北有一块半截石碑，其碑刻少头无尾，漫漶的已不清，依稀可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家无衣冠之妾，既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鞍之战”等字样。这碑是季文子祠堂前的石碑，所记载的人是比这两千多年的银杏树还要年长的春秋时期的鲁国上卿季文子。

季文子名叫季孙行父，曾任鲁国的宣公、成公、襄公三朝宰相。其祖季友和他的二哥庆父、三哥叔牙是历史上有名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桓”势力的老祖。“三桓”名声不好，可季文子的廉政清明以及他的“三思而后行”的思想，却得到后世的青睞。

鲁宣公执政，季文子当了宰相。他除去了制造内乱的东门襄仲，驱逐了他的儿子公孙归父，使国内有了一个较稳定的环境。他推行“初税亩制”，开始按占有田亩多少征税，迈出了从奴隶赋税制向封建赋税制过渡的一步；他请求晋国出兵，并在晋在鞍邑大败了齐，收回了被齐侵占的陞邑。他建立鞍邑之战胜利纪念馆，以此让公室不忘国耻，树立胜利的信念。

季文子长期执掌鲁国的朝政和财富，他却“不以妻妾之奉菲薄为忧，而以社稷颠覆为忧”。当时有人问他：“你身为正卿，可是你的妻子不穿丝绸衣服，你的马不用粟米饲养，难道你不怕百官耻笑你吝啬吗？难道你不顾及与诸侯交往时会影响鲁国的声誉吗？”季文子回答：“我当然愿意穿绸衣，可是，我看到国内的百姓吃粗粮，穿破衣。我妻儿女女不过讲究穿着饮食，而我家里的妻子能让全国的父老姐妹粗饭破衣，而我家里的妻子儿女不过讲究穿着饮食。我只听说人们具有高尚品德，才是国家的荣誉。没听说炫耀自己美妾良马会给国家争光”。孔子都说“季文子廉忠啊”。

季文子死后，没有葬在季氏私邑的费地，而是葬在离郕国只有六里的文峰山。郕国是夏朝少康帝给他小儿子姁曲幽闭的封国，十分弱小，因郕、鲁很早联姻，关系密切，季文子一直担心郕国的安全。郕人为了怀念他，特别把埋葬季文子的神峰山改为文峰山，郕城西边的小河叫季子河。但季文子死后不长时间，郕国便被齐国所灭。

而季文子的“善思知其理，善行知其难，遇事三思而后行”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世。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 ■ 齐鲁文脉

## 中国最早的大学章程：山东大学堂章程

□ 李彦英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上谕云：“人才为庶政之本，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此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家里休假，看到皇帝的谕旨后，立即组织人员起草了《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奏光绪皇帝，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育才，顾学校不难于大兴，而规划实难于妥拟。”他说，“……迨臣假期将次届满，适逢八月初二日谕旨。销假之后，当即钦遵飭各属一律举办，并筹资择地，先于省城改设大学堂，以为之倡，拟定试办章程四项：首议办法，次立条规，次订课程，次筹经费。请为我皇太后、皇上约略陈之。”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

小学。奏陈得到清廷的照准，山东首先办起了一个官立山东大学堂，十月正式开学。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

官立山东大学堂开始设在省城的济南泺源书院内，第一批招收新生300多名。第一任校长为袁世凯的智囊唐绍仪(另一说为北国工业巨子周学熙)。延聘登州会馆馆长、美国耶稣教长老会传教士赫士为总教习(相当于今日之教务长)。聘请中西教习50余人，后增至110多人。

《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共分四部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学堂经费，共计96节，对各学堂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

学堂办法规定：考各国学制，必先有小学而后升入中学，由中学而后升入大学，此通例也。大学堂内区分三等，一备斋，习浅近各学，略如各州县之小学堂；二正斋，习普通学，略如各府厅直隶州之中学堂；三专斋，习专门学。三斋之外，另设蒙养学堂，自7岁起至14岁止，8年内专令讲读经史，并授以简易天文、地舆、算术，毕业后选入备斋，再令讲读浅近政治，加习各科初级艺术，俟入正斋，又加深焉。现当创办伊始，所有中

学、小学以及蒙学，均尚在议而未设之列，只可先用经义、史论考选学生，挑入备斋肄业，暂以三百人为定额。设总办、监督、教习各员。各种图书、仪器，先择用者酌量购置，以供肄业。

学堂条规规定：课士之道，礼法为先，而宗圣尊王尤为要义。堂内应恭祀至圣先师孔子暨本省诸先贤先儒，每月朔望由教习率领诸生行礼，并宣讲圣谕广训，以束身心。若恭逢万寿圣节暨圣先师孔子诞日，均须齐班行礼，以志虔恭。

学堂课程规定：备斋以两年为毕业之限，温习中国经史掌故，并授以外国语言文字、史志、地舆、算术等各种浅近之学。正斋以四年为毕业之限，授普通学、分政、艺两门。政学分为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治法三科，艺学分为算学、天文学、地质学、测量学、格物学、化学、生物学、译学八科。专斋则以两年至四年为毕业之限，共开设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政治学、方官学、商学、工学、矿学、农学、测绘学、医学十门课程。

学堂经费规定：就现在办法而论，学堂常年额支之款需需六万两，其一切活支数目尚难预计，日后渐次推广，经费亦须随时加增。